

第一章 开 辟

1

吾主之年 1336 年 4 月，正是草木发芽的季节。

骑士鲁德伽·费津豪森第一次看到注入北海的埃吉纳河河口。

他从埃吉纳河上游的康丁根城，也就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出发，带着下人，坐着载货的马车已经行进了一天半。穿过北德平原特有的稀疏白桦林，踏着泥炭铺就的道路蹒跚而行。此刻，队伍终于到达了河口。

埃吉纳河已从曾经的涓涓细流变为水面宽阔的大河，捡一块石头使尽全力也无法扔到对岸。河口两岸生长着稀疏的树木，河中隆起一块细长的沙洲。河水流经沙洲的东西两岸，向北一路奔去。

朝河水奔涌的方向望去，广阔的潮浸区之外是一望无垠的北海。即使在四月间，裹挟着极寒冷气的北风依然劲吹不已。

“快要到了吧。”

鲁德伽稍稍挺了挺腰板。

他是费津豪森男爵勃鲁弗拉姆的三子，和父亲一起侍奉于基尔克塞纳家族。这个基尔克塞纳家族虽然势力不大，但却是拥有东弗里斯兰¹伯爵爵位的贵族，而且这个爵位还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敕封的。

基尔克塞纳家族自古以来便统治着西北德地区，被敕封爵位一事也只是皇帝的事后认定而已。显然，这个帝国已经将这一手法运用得相当娴熟。

这次，鲁德伽遵从父命前去治理位于埃吉纳河河口的莫尔庄园。

听到他的话，他身旁的人随即点头应和。

“嗯，兄长。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

说话的是鲁德伽十七岁的弟弟路西昂。他套着一身毛织黑袍，外面披着风衣，看上去俨然一副修道士的打扮。不过现阶段他还在修行，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神职人员。在绿色兜帽的衬托下，他那健康蓬松的金发和清澈的蓝色眸子格外显眼。

“接下来就只剩过河了。”

鲁德伽今年刚好二十岁。他对当下时兴的卷曲假发并无兴趣，留着一头枯黄色的短发，上面还盖了一顶毡帽。

鲁德伽长着一张长脸，鼻梁也很挺拔，还生得一副浓眉。不过他时常皱起眉头，还老是歪着嘴角，看上去满脸尽是冷漠。在脸庞白净、性情温柔的男士相当吃香的社交界，没有哪位淑女会喜欢上他这幅脸孔和表情。其实，当他还在东弗里斯兰伯爵的城中当差时，就几乎从未被哪个女孩看上过。

不过，倘若仔细观察，他长长的手脚动起来的时候，带着某种奇妙的优雅，就像是大型食草动物在甩尾巴一样。现在他只是站着，两只手

1 东弗里斯兰，指德国北部北海沿岸地区，与荷兰的弗里斯兰省相邻，相当于今下萨克森州东弗里斯兰地区。

臂也在毫无意义地摇来晃去。他的举止令他显得老气了不少，很难想象他只是个刚满二十岁的年轻人。

鲁德伽披着深绿色长披风，披风的下缘露出素色毛织紧身裤和装有马刺的靴子。披风背面有一处微微向上翘起，隐约现出剑鞘上的金属箍的轮廓。这一行人中，随身佩剑的只有鲁德伽一人。

因为他是名骑士。

不过，他的骑士生涯才刚刚开始。就在这一年，他被东弗里斯兰伯爵授予骑士称号。在这之前，他一直都只是个见习骑士。

所以，从现在的他身上还看不出任何骑士应有的威严。要论他身上值得称道的优点，恐怕只有年轻人的意气风发了。

鲁德伽手搭凉棚眺望河对岸。虽然视线被沙洲遮住，看不清对岸的情况，但庄园无疑就在对岸。河上并没有桥，于是他转身对两名下人下达命令：“厄鲁斯、巴尔布鲁克，你们去附近找找，看看有没有渡船。”

“遵命。”

两名下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前往被深草遮蔽的河岸寻找，没过多久便大声叫道：“主人，找到了。”

“辛苦了。渡河要多少钱？”

“没有摆渡人，看来可以随便使用。”

鲁德伽一行来到岸边查看。河边的泥地上停着一条用圆木绑成的简易木筏，木筏两侧各绑着一根绳子，分别缠在两岸的树上。绳子像弯曲的弓弦一样在河水中上下起伏。

鲁德伽不禁皱起眉头。

“这东西也太简陋了。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载货的马车？”厄鲁斯说。

“那肯定不行啊。我看必须把行李和货物卸下来分批运过去。至于马车，只能先放在这边了。”鲁德伽说。

“那样马车会被偷走的。”

“我知道，那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厄鲁斯耸了耸肩，似乎在说您是主子由您决定吧。这个脸颊瘦削的男人是鲁德伽的父亲在出发前派给儿子的厨师。他不仅能言善辩，还很会体察主人的心意，加之性情和蔼，深得鲁德伽的喜爱。

另一名下人巴尔布鲁克正在默默地从马车上卸货。这名下人也是鲁德伽的父亲指派的。他是个沉默寡言的壮汉，与厄鲁斯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不太容易亲近，虽然背有些驼，但干起活来却是把好手，体格也着实强壮，因此同样被鲁德伽寄予厚望。在这种边境地带，必须随时注意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厄鲁斯忽然灵光一闪似的拍了拍手。

“要不把车轮卸下来带过去吧，这玩意儿最关键。拆掉轮子，货车也跑不了，即使被贼人破坏也很容易修好。”

“这个想法不错。好，就这样办。我和路西昂先过，你们俩接着。”

鲁德伽的爱马名叫格伦托。这匹马的毛色深青近黑，体型健硕。现在它背上驮的并非它的主人，而是装着铠甲和头盔的长方形大箱子。

鲁德伽抬头看了看太阳，估计现在大约是午后两点。他很久以前在康丁根城的大会客厅里看到过时钟这种东西，现在这荒郊野外的，只能靠观测太阳来大概估计一下时间。

“等到了对岸，让庄园的人给我们弄点吃的。”

“那敢情好！早饭过后直到现在啥都没吃，我简直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厄鲁斯笑起来，露出猴子般的黄牙。

鲁德伽和弟弟齐心协力，好不容易才将有些胆怯的马弄上木筏，然后拽着绳子渡到沙洲上。待上岸后，他挥手示意，厄鲁斯他们再把木筏拉回对岸。

“兄长，你看，这里曾经好像有座桥。”路西昂指着前方稍远处的河

岸说道。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丛生的春草中隐约露出明显带有人工削凿痕迹的石质台基。再沿着台基的方向朝河中望去，果然有疑似桥墩的石柱排成一排，均匀分布于河水中。

“这座大桥要是还在，那肯定相当壮观！是谁修建的呢？附近根本没有大城市啊。”鲁德伽说。

“是罗马人修的。”路西昂说。

“皇帝陛下亲自督建的？”

“不，是古罗马人。凡是他们扩张到的地方，都会修路架桥。只可惜他们的帝国在很早以前就灭亡了。”曾经在主教城市明斯特¹学习过的路西昂得意地向兄长说明。

“古罗马人能够建造出如此宏伟的大桥，却依然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吗……”带着些许伤感，鲁德伽开始攀登沙坡。

整个沙洲的形状宛如一把倒扣的汤匙，宽约 180 米，长约 1600 米。与岸边由松软泥炭堆积而成的地表不同，沙洲上土质坚实，行走方便。这里的植被也与岸边有所差异。因养分不足而枝条稀疏的白桦树已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遍地生命力旺盛的石南灌木，以及零星散布在沙洲各处，从树干和树冠中透露着些许威严的栎树和鱼鳞松。

虽然视野不佳，看不清沙洲左岸的情况，但两人幸运地发现了被灌木掩埋的石板路，那也许是桥身的延伸。他们沿着这古老的遗迹横跨沙洲，终于来到左岸。对岸的白桦林中，几间茅草屋顶的简陋房屋若隐若现，屋子附近是一块块被开辟出来的耕地。

“到了，莫尔庄园。”

1 德国西北部城市，位于安河和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河畔。12 世纪建城，汉萨同盟成员。城内有明斯特大教堂。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他们还是没料到所谓的庄园竟如此简陋，完全就是个贫穷的小村落。尽管有些不愿意，鲁德伽还是朝路西昂点了点头，似乎在告诉他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我们走吧，兄长。”

沙洲左岸同样备有木筏。路西昂指着木筏催促兄长上路，但鲁德伽却似乎忽然想到了什么。

“一个人就够了。”鲁德伽说。

“您说什么？”

“赶到庄园通知我们即将到达，并让他们准备好饭菜，这些事你一个人去做就足够了。我得回去帮他们搬运货物和行李，那边还得忙一阵子。”

“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路西昂吃惊地大张着嘴，“您身为庄园的总管，又是男爵家的三公子，怎么能去干那些低贱的体力活呢？您这样做的话，还怎么让下人们明白主仆有别呢？”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我说可以就是可以。”

“不行，兄长您不能去！”

“你的意思是你想去？即使弄得满身黑泥也想去帮忙？”

鲁德伽的语气中夹杂着嘲讽。路西昂绷起脸，他并非害怕弄脏衣服。

“那些下人……您不觉得他们有些可怕么？”

“有什么可怕的？他们都是农夫出身，又不是什么歪门邪道，怕什么？”

虽不清楚厄鲁斯和巴尔布鲁克的经验，但根据鲁德伽这两日的观察，这两人都曾干过力气活，人生阅历也比较丰富，像路西昂这种文弱书生恐怕很难融入他们的氛围中。鲁德伽笑着拍了拍弟弟的肩头。

“总之你别管那么多，先去庄园。说实话，我也不是完全信任那两人，所以还是盯着点儿为好。”

“这样啊，那好吧。”

路西昂点头答应，并提醒兄长万事小心，然后便独自朝庄园走去。

目送弟弟平安渡河之后，鲁德伽原路返回沙洲右岸。

回到右岸后，他发现下人们没有逃跑，都在认真地搬运行李和货物。鲁德伽搭了一把手，将东西搬到沙洲上，然后他们还得将东西弄到沙洲左岸。马匹驮了几个来回，总算将所有物品搬到了左岸的木筏处。

“为什么不在沙洲上游设置木筏呢，那样的话就不用多此一举了。”

“大概是上游河面太宽了，无法绑上绳子吧。”

鲁德伽安抚着不停抱怨的厄鲁斯。

最终，在傍晚时分，所有的行李和货物都被完好地运到了河对岸。从村子里派来的帮手这时才赶到，仅仅帮着搬了最后一小段路。一同前来的路西昂面露不快。

“对不起，兄长。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前任庄司，因此花了很久才集齐人手。”

“嗯，那他去哪儿了？”

“说是因为染上瘟疫，卧床不起，最终也没能见到本人。”

“瘟疫？”

鲁德伽心头一惊。这么小的村庄里要是有人感染瘟疫，要不了多久便会传染给全村人。他立即命令所有人都不准靠近感染者。

但路西昂却摇摇头，示意他不用担心。

“啊，没事的。感染者自己把自己关在村外的一间小屋子里。据说屋子里流满了乳白色的液体，但包括给他送饭的女人在内，所有人都发誓绝对没有碰过他。”

“乳白色的液体……”

患上此病的人动不动就会拉出乳白色的液体，相当可怕。凡是触碰过那种白色液体的人都会被传染，因此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恶性疾病。

“真的不会被传染吗？”

“我说兄长，您看那些粗鄙的村夫都不曾大惊小怪，您怎么变得如此胆小了呢？”

好似在报复刚才自己受到的教训一样，路西昂也开始挖苦兄长。见兄长脸色转阴，他连忙笑着糊弄过去。

“抱歉，我失言了，但真的不必担心。就连他们派人去送饭时，都是用长棍支着饭桶伸过去的。”

“好吧，相信你。”

鲁德伽说完此话后便转身准备离开。路西昂连忙问他要去何处。

“我沿路走走，看看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

离开村民和下人后，鲁德伽独自沿着石板路走向沙洲深处。

鲁德伽在沙洲右岸走了几圈，确定没有遗落任何物品，然后返回沙洲中部。这时日已西沉，视野变得昏暗起来。不过即使一片漆黑，他仍然毫不在意，因为他的鞋底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手掌大小的石片铺就的路面带来的触感。

“好饿……”

行走在这条被灌木包围的石板路上，加之已很久没有独处，鲁德伽的思绪开始翻飞。古罗马人在这寒冷的北地修筑了如此精致的道路，但业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融入了脚下这片土地一般。而我呢，我的未来也和他们一样么？在前方等着我的到底是怎样的命运呢……

因为想得入神，鲁德伽没有注意到脚下的石板路已走到尽头。他一脚踩空，发出一声短促的悲鸣，便顺着石阶滚了下去。他的脑袋撞到了硬物，一阵剧痛后，眼前的视野已被染成暗红。

鲁德伽一时昏了过去。

朦胧之间，一种奇怪的触感使他慢慢苏醒过来。

他感到某种柔软的东西正贴在他的脑袋下面。

当鲁德伽意识到那是一种生物时，猛地打了个冷战，强撑着身子想要站起来。他相信不可能有人会在这种时候跑到这种地方来。

是什么？野兽，还是怪物？

“请不要乱动。”

伴随着这个声音，鲁德伽的脑袋被摁了下去，强烈的疼痛在他的头盖骨中乱窜。

鲁德伽茫然看着那张正在注视自己的脸。那是一张白皙的女人面孔，在这昏暗的夜色中格外显眼：栗色的头发看上去相当柔顺，瞳孔中闪烁的绿光宛如附着在铜币上的铜锈一般，高挑的鼻梁下嵌着两片色泽红润的薄唇。此刻，她的唇边浮现出温柔的微笑。

“你的头骨破了，我正在给你治疗，所以请你老实待着……”

鲁德伽的身子顿时软了下去。令他放弃抵抗念头的除了这句话之外，更重要的是触摸他头顶的那只手传递过来的神奇温度。针尖般的疼痛慢慢融化在这种奇妙的温度中。鲁德伽意识到，他脑袋下枕着的丰满而柔软的东西……肯定是女人的大腿。

鲁德伽就这样躺了片刻，发觉头部的疼痛逐渐消失。随着意识慢慢清醒，他再次警惕起来。

他睁开不知何时闭上的双眼，询问对方的身份：“你……是谁……”

“伤好得差不多了。请你站起来吧。”

鲁德伽挺起身子。他本打算仔细瞅瞅对方的样子，但当视线刚落到女人身上时，便立刻慌张地转过脸去。原来，他看到的是少女的裸体。

四周的景象映入他的眼帘。这里是一块狭小的洼地，清澈的泉水在身旁荡漾。泉水底部沉淀着漂亮的白色细沙，细沙之下还铺着看上去年代久远的白色大理石板。

这样看来，多半是大路上有条岔道通向这里。鲁德伽沿着岔道直走，并未注意脚下，才滚落到这眼泉水边。

少女既没有逃跑，也没有要藏起来的意思，只是平静地坐在一旁。鲁德伽的视线偷偷扫过她的身体：她的年纪和自己相仿，金棕色的柔顺长发轻盈地搭在光滑的双肩上，形状姣好的乳房顶部，一对蔷薇色的乳头在夜色中格外娇艳欲滴。正如刚才的触感告诉他的那样，她的体态丰满紧凑，侧腹看不到肋骨的形状，腰部和大腿也肉感十足。整个身子骨架整齐，皮肤光滑如玉，没有任何疤痕或结痂。总之，这个少女美得无可挑剔。

然而，这种完美无瑕却令鲁德伽心中疑窦丛生。即便是君主的千金，恐怕也难以拥有这样一副既健康又充满女性魅力的身体。

鲁德伽伸手一摸，佩剑还挂在腰间。这把受过神父祝福的佩剑，是他在被授予骑士称号时从老师海因修斯那里得到的礼物。他站起身来，摆出即将拔剑的姿势。

“你要杀我？我明明刚为你治好伤……”少女毫无防备地坐着，瞳孔中充满了悲伤。“你是位骑士吧？”

鲁德伽单手握住剑柄，警惕地注视着少女。“你能看出来？”

“当然能啊。你的佩剑那么精致，你的气势也那么威风凛凛。”

“没错，这是骑士的佩剑。”

“既然是骑士的佩剑，为什么要用它来杀我呢？”

“不，我不会对恩人白刃相向。”

“那么，你会杀女人吗？”

“不，对于高贵的女士，我更没有理由利刃相加。”

“此话当真？”

少女再次抬起头，望着眼前这个男人。她站了起来，匀称的裸体在泉水的映衬下散发出淡淡的光芒。鲁德伽紧张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心跳越来越快。

而先前的怀疑和恐惧，此刻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好，如果你是位正直的骑士，我有一事相求。”

“有事相求？”

“对。这件事只有高贵的骑士才能胜任。”

“为什么偏偏是我？”

“因为看起来只有你能坚持听我把话说完。”

“好吧。是什么事？”

少女踩着细沙走到鲁德伽身旁，紧贴着他的身体，一阵花香立刻充满了鲁德伽的鼻腔。少女纤细的手腕搂住了他的脖颈。

“请和我一起在这里共度余生吧……”

就在鲁德伽的意识即将被这甜美的诱惑淹没时，他感到脑中有某种意念正在进行顽强抵抗。

这种意念既非坚定的自律心，亦非骑士的荣耀，也并不是某种高尚的情操。

此刻，萦绕在鲁德伽心头的其实是一个带有自虐倾向的意念：虽然说起来难为情，不过我得承认，这种千载难逢的好事绝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不要骗我！”

“哎……”

“我身为流放者，也没有多大能耐，怎么配得上这种好事？不管你怎么奉承，事实依然无法改变。”鲁德伽一把推开少女的身体，紧紧地盯着她的双眼。“像我这样潦倒落魄、一无是处的男人也能得到你的垂青么？”

其实在鲁德伽的心底，他盼望着少女回答：这些都不重要。

然而少女的反应却相当激烈。

只见她的表情骤变。先前还是一副诚恳请求的样子，现在猛然间急速降温，变得冷若冰霜，面色阴沉。“怎么，你就这么没出息吗？”

少女骤然一转的话锋使鲁德伽的脑子完全清醒过来。“你这魔女！”

鲁德伽突然拔出腰间的佩剑冲向少女，试图将其砍倒。只见少女使出一记漂亮的后空翻，轻巧地避开了横向劈来的剑光。泉水中矗立着一面刻有浮雕的大理石壁，少女轻盈地跳到石壁上坐下来。看她那身轻如燕的架势，绝非人类可以匹敌。

怒上心头的鲁德伽挺剑指向少女，高声叫喊：“果然是个妖怪！差点就被你诓骗了，速速下来受死。”

骑士的狂语逗得少女捂着肚子大笑不止。“抱歉抱歉，你那么认真的要取我性命，我还在这里笑个不停。生气了？我看你是真的生气了吧？原来你生气时的表情是这样啊！”

高亢的笑声持续片刻后，少女盘起腿，一边用手梳理头发，一边俯视着泉边的骑士，目光中充满了挑衅。

“哎呀，这么快就被你识破了呀。不过识破就识破吧，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值得羞愧的。在我迄今为止试图诱惑的所有男人里面，你是第三个经受住考验的。骑士，你肯定前途无量。”

“别开玩笑，你这魔女！你到底想干什么！以美色诓骗过路的旅人，到底居心何在？”

“要问我居心何在，这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完了的。有时我会问他们一些事情，有时我会向他们要一些东西。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帮助他们，就像刚才我为你做的那样。”说到这里，少女指着鲁德伽的脑袋，“不管我是不是在诱骗你，我确实为你治好了头上的伤。”

鲁德伽把手搭到头上，的确摸到了黏黏的东西。看来在刚才的碰撞中，头部出了不少血，但他现在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

“所以说，你还是受了我一些恩惠的。”

少女的脸上浮现出亲昵的笑容，不过这笑容难免看上去有些做作。鲁德伽狠狠地摇头否认她刚才的话。

“不，那反而恰恰证明了你会妖术，非我族类。说什么我受到了你的恩惠，简直是胡说八道。”

“啧啧，亏我还专门为你治伤，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恩人？看来虽然你拥有不凡的素质，但却是个顽固不化的男人。请你赶快离开此地……”

“不，等等！像你这样的妖魔，我怎能任凭你在我眼皮底下兴风作浪！哼，我马上召集人手，定将你擒住。我奉劝你最好乖乖地束手就擒。”

听闻此言，正欲跳到石壁背后的少女转过头来，满脸不快地看着这个男人。

“什么，要来抓我？这种大言不惭的话也亏你说得出口。那好，我再问你最后一件事。”

“又来这套。你觉得我会相信一个妖精的花言巧语吗？”

“对，这就是我想知道的。”少女转过整个身子，兴致盎然地指着鲁德伽问道，“你认为我到底是什么？”

“这还用问？”

“魔女也好，妖怪也罢，还有什么妖精之类的——总之，你根本什么都不明白！还说要召集人马来捉我，你以为你是除魔卫道的英雄？还是降妖伏魔的圣人？你对我的底细尚且一无所知，就敢贸然采取行动。我看即使你去召集人手，也没人会愿意跟你来冒险。”

“叫什么随你便，总之我看你绝非善类。”

“叫什么随我便？这个问题你必须搞清楚，刚才你说的那些东西，一个都不是我。而且，说到底我也根本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怎么会把我当成妖魔呢？”

“你现在赤身裸体出现在男人面前的这副淫荡样子，本身就是罪恶！”

“你偷看女人洗澡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借口来遮掩么？”

鲁德伽一时语塞。他绝非赞同少女的说法，只不过是暂时找不到恰

当的语言进行反驳罢了。这还是他第一次和别人展开如此激烈的言语交锋，更何况还是和一个本该在男人面前恭婉淑雅的女人进行的一场唇枪舌战。

在主君的城堡中度过的八年时光里，鲁德伽从没见过这样的女人。一想起刚才差点就被她迷惑，脊背上便掠过一丝凉意。不过，与此同时，除了恐惧和后怕，他还体会到一种莫名的爽快，这种快感在他以前和女人接触时从未出现过。

“好，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鲁德伽极尽贬损之言，已经理屈词穷。他终于一咬牙，抛出了这个问题。

少女将手搭在胸前，自豪地回答道：“雷兹。”

“雷兹？”

“对，这是我的名字。”

“魔女也有教名？”

“我要说多少遍，我不是什么魔女，也不是任何妖怪。只不过从很早以前，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仅此而已。”名叫雷兹的少女指着泉水辩驳道。

莫非是泉之精灵？在这个念头闪过脑际的一瞬间，鲁德伽立刻将其掐灭。他心想，自己怎能蠢到相信这种迷信传说呢。这种念头必须摒除，骑士接受的教育中从未提到世界上存在什么泉之精灵。

鲁德伽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就应该多背诵一些祷文和祭文。要是这个时候路西昂在场的话，一定能从《圣经》中引用适当的文段予以驳斥。说起来，不知道弟弟现在在干什么，难道他不来寻找他的哥哥么？

少女声称她并非妖怪，但这番说明反倒唤起了鲁德伽内心深处的恐惧。所谓妖怪，大凡是得不到天父的恩宠，被天父放逐的。然而，倘若连妖怪都不是，是否意味着这是一个连天父的威光都难以照射到的物种呢？难道是异教徒？

“那么，你是……圣灵？还是其他某种高贵的存在？”

“我也不是什么神祇。”雷兹断然否定道，“我并非那些连身姿都飘忽不定，甚至根本不存在的超越常识的人物。我就在这里，真真实实地出现在你眼前。我来自远方，在这里定居。单靠我一己之力无法离开这片土地。”雷兹的眼神忽然变得黯淡起来，“而且……我想要一个城市。”

“你说什么……城市？”

“没错。”

“愿闻其详。”

“喧闹的城市中充满了欢乐。那里既洋溢着幸福和繁荣，也充斥着堕落和悲剧。男人、女人，敌人、朋友，身份不同、立场各异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繁衍后代、培育青年，父辈劳作，长者逝去。我想这一切定能抚慰我的孤独。”

“你刚才说的‘想要’，是指希望住在城市里吗？”

“不，我无法离开这片土地。因此对我来说，即便搬到附近的城市中居住也是无法实现的奢望。不过还有其它办法，那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新建一个城市。”雷兹注视着鲁德伽的双眼，反复描述着她的梦想。“正因为这片土地上还没有城市，所以我想在这里新建一个。”

“你刚才想方设法接近我，就是为了这个？”

“嗯，我希望你能成为第一个认真听完我的梦想的，甚至是第一个帮我实现夙愿的人。”

泉之精灵毫无掩饰地和盘托出。

她的言辞带给鲁德伽一种奇怪的印象：总感觉那些话好似纸上谈兵一般空洞。

“你叫雷兹是吧？那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吧。”

“你大概不知道真正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吧？”

雷兹皱起眉头。鲁德伽意识到自己猜得没错。

“果然如此。大概你只是从某人口中听说了许多城市的好处，便拾人牙慧，拿到我面前炫耀。”

“没那回事儿！真正的城市，我见过！”

“只是见过吗？见过的东西就想要，你不觉得这种想法很幼稚吗？”

被鲁德伽这样挖苦，雷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终于忍不住大叫道：“就只因为没有体验过才想要。你还要反驳么？”

雷兹那副任性撒泼的样子，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先前缠绕在她身上的那种不明来由、不知底细的氛围，已在不知不觉间得以缓和。鲁德伽不禁笑了起来。

“你在笑我吗？你是第三个这样嘲笑我的人。”雷兹微微地嘟起嘴说。

“前两个是谁？”

“第一个名叫尤利乌斯，第二个名叫卡尔¹。”

“他们都是何方神圣？”

“这个嘛……”

说到这里，雷兹咻嗤一声笑了起来。鲁德伽觉得对这两个名字有些印象，但他毕竟和修道士不同，未曾受过正规教育，因此并不知道这两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此时，雷兹话锋一转。“话说回来，我还想问你点事儿。”

“你想问什么？”

“告诉我你的名字。”

鲁德伽心中闪过一丝犹豫，但他还是大方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费津豪森男爵勃鲁弗拉姆之子，鲁德伽。”

“啊哈……原来如此。”雷兹若有所悟似的点了点头。

1 卡尔，德语 Karl der Große，即查理曼大帝（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被后世尊为“欧洲之父”。

“怎么，你认识我父亲？”鲁德伽问道。

“我明白你最开始那句台词的意思了。”雷兹的微笑中夹杂着一丝嘲弄，“勃鲁弗拉姆，我认识啊。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他确实来过这里。那位大人说了些残酷的话，什么这里最适合作为流放地之类。我猜，你也是……被他流放到这里的？”

鲁德伽的表情立刻僵硬起来。

“英雄落魄，可叹可怜啊。”雷兹见状，随即安抚道。

“不用你管！”

和刚才恰巧相反，这次轮到鲁德伽被戳到痛处。然而雷兹似乎还未尽兴，作为还礼，她进一步尖锐地挖苦这位骑士。

“我看不仅仅是被放逐到乡下吧。刚才……喀喀……刚才那啥，堪称完美的台词啊。你不是被放逐，而是被抛弃了，对吧？”

“胡说，只是被下放到基层锻炼而已！”

“嗯，你的心情我明白。以前我见过很多和你一样的男人。那些曾在泉边劳作的人们，个个都盼望着能早日复员还乡，讨个老婆过安稳日子。”

雷兹仰起脸，视线穿透昏暗的天空。随即，她的身影毫无征兆地忽然消失在石壁之后。

“雷兹？”

鲁德伽呆呆地站在原地。过了一阵子，他才注意到石壁上刻着和雷兹极其相似的浮雕。

终于，鲁德伽依稀听到背后传来呼喊声，注意到火把的光亮正向着自己靠近。他收起佩剑，捡起孤零零漂浮在泉水中的帽子，走出了洼地。

“喂——我在这儿！”

“兄长？！”

数名男性村民闻声而至。对于已经习惯昏暗光线的鲁德伽来说，火

把的光亮分外刺眼。路西昂连忙一路小跑来到他身边，摸了摸他的脸和肩膀，担心地问道：“兄长，你没事吧。过了这么久，你还没回来，我们都担心你被河水冲走了……啊！这血？”

“没什么大碍，已经止住了。”

鲁德伽从路西昂手中接入手巾，擦拭着头上的血迹。看来出血量还真不小，黏黏地粘在头发上，不过伤口已经完全闭合。这是显而易见的奇迹。然而，如果告诉别人创造这一奇迹的并非主的信徒，恐怕会引起不小的骚动。因此鲁德伽选择缄口不言。

但他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便试着问路西昂：“路西昂，这眼泉水是古罗马人留下来的？”

“啊……多半是的。你看，那里有倒塌的拱门，因此很可能是罗马时代的遗迹。”

“大概是多少年前的事呢？”

“这个嘛，有上千年了。”

原来她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千年。

鲁德伽凝视着路西昂，注意到弟弟背部的形状和先前的少女相仿。

“给我一件你的衣服让我换换吧。作为答谢，我会送你你一直想要的银十字架……”

2

莫尔庄园位于埃吉纳河河口，这里原先是一片白桦林。庄园的历史并不悠久，大约十年前，费津豪森男爵将其他地方的领民迁徙到这里，命令他们开垦土地，并设置隶属于男爵家族的庄司总管庄园事务。当时整个庄园有五十多名庄户，居民人数逐年缓慢增加。

前任庄司大概是因为年迈的缘故，近些年都没能为男爵送去令其满

意的庄园业绩报告，因此男爵这次派鲁德伽来接替前任庄司治理庄园。

傍晚时分，鲁德伽回到村子。以村长格林为首的村民打着火把来村口迎接，操着口音奇异的方言问候新任庄司。

“路途遥远，您受累了。我代表全村百姓欢迎您的到来。请您先到村里稍事休息。”

“嗯，有劳你了。”

鲁德伽回答得干脆大方，但他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发现这位村长有些异样：虽然嘴上说着欢迎到来的客套话，但脸上却不时闪过诡异的表情。显然，对于新任庄司的到任，村长心里肯定有一万个不愿意。

不过，鲁德伽本来也从未想过村民会举双手赞成他的到任。所谓庄司，换句话说就是各种租税的征收人，是赋税徭役的监督者。可以说，在大多数村民心里，庄司甚至比领主本人更加可憎。

鲁德伽在格林的劝说下来到他家，并在那里出席了专门为他准备的接风晚宴。村子里说得上话的人物围坐在木桌四周，女人们在左右近邻的灶头间穿梭，准备饭菜。不出所料，饭菜也很简单。

不，应该说比想象中的好不少。既有漂浮着卷心菜叶、没什么盐味的菜汤，也有用漏网制作的大豆泥，还有温热的黑麦面包，端上桌的菜式总共就这些。要说肉的话，大概就是菜汤中那些硬邦邦的东西吧。可能是泡发的干肉啥的，至于是什么肉，就完全吃不出来了。

坐在鲁德伽身旁的路西昂狼吞虎咽地将自己那份食物一扫而光。那迅猛的势头，似乎是在告诉兄长：饭菜也就这样了，还是多吃点儿吧。质量不行就算了，至少得把数量搞上去啊。

“人要是真饿了，不管什么吃起来都是美味啊，你说是不，兄长？”

对于神职人员和与之地位相似的人来说，受人尊敬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惯例。所以路西昂才会不假思索地这样说，其实他的话里并没有任何恶意。

“这个——”

鲁德伽一边点头，一边用桌子底下的腿撞了撞路西昂，对他使了个眼色。

紧接着，他发现门口出现了几个瘦小的影子。身高只到他腹部的三个孩子正倚在门框边张着小嘴朝屋里张望。

不仅孩子们，同桌的大人们也不时用余光瞅瞅俩人手中的盘子。仔细一看，原来与鲁德伽和路西昂两人相比，他们的盘子里只有少量的食物。

“看来准备这些饭菜，已经让村民大费周章了。”鲁德伽神色平静地对面露不快的路西昂说道。

村长的视线使鲁德伽有些尴尬，他咳了咳，旋即转换了话题。

“话说回来，格林村长，我听说前任庄司德卡病得不轻，能不能仔细讲讲他的病情。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去看望他一下。”

格林已经上了年纪，头发有些斑白。在贫穷的农民阶层里，活不到四十的比比皆是，但他却是个例外：牙齿一颗没掉，背也一点不驼，看起来日子还很长。

被鲁德伽这么一问，格林闭上眼睛含含糊糊地回答道：“这个可能不太方便吧。他病得不轻，暂时不能出来走动。而且对您来说，不见他更好些，否则可能会被传染。”

“还有治好的希望吗？”

“这个不好说啊，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治好他。”

“那神父对他的病症有何见解呢？”

不管在哪个村子，治疗病人都是神父的职责。然而格林听到这话，先是脸一扬，马上又低下头去。

“这个村子里没有神父。”

“去外地巡游了吗？”

就在路西昂提出疑问的同时，鲁德伽已经察觉到气氛发生了微妙的